

發歷史文物之幽光—— 外交部捐贈銅器概述

■ 張莅

國立故宮博物院（以下簡稱本院）作為國家級博物館，肩負典藏使命，與中央各部會長期密切合作，也展現於文物的新增入藏。民國六十八年（1979），外交部移請本院保管古物一批，包括銅器四件、瓷器五件。¹當時本院與外交部往返的公文書函中，提到此次移管文物的宗旨為「俾能集中妥善保管，並予以不時陳列展覽，提供民眾觀賞與學術研究，庶發歷史文物之幽光」。²

楔子：古物與外交

1950 至 60 年代，全球局勢面臨戰後重整，巨大震動下的政治板塊移動，使得外交情勢多變，臺灣亦積極與多國領導階層往來，具有文化表徵的古物在其間扮演著重要角色。根據一份民國四十六年（1957）總統府檔案，³記錄當時外交部因案獲得古物一批，自中國銀行紐約分行運回，計有三十五箱。其後，隨著經營外交關係所需，如各國領導人就職典禮、皇族婚禮等活動，⁴這批古物經挑選為贈禮，以總統名義，陸續由使節攜帶前往致贈。此外，也有部分文物經鑑別後，進入公立博物館典藏，包括交由本院及當時教育部轄下的國立歷史博物館代為保存，民國六十八年（1979）外交部寄存的銅、瓷器，其中一部分即是在此背景之下進入本院。⁵

歷經四十五年歲月，民國一一三年（2024）二月，為有利發揮文物最大價值，本院與外交部取得共識，將此批文物由寄存改為捐贈。⁶依「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徵集作業要點」辦理，

經預審、初審、複審三級審查通過，四件銅器、五件瓷器正式永久入藏。現就四件銅器介紹如下，分享大眾。

根據考古材料和傳世器比對，四件銅器依時代正式定名為商早期〈獸面紋爵〉（寄存名「獸面紋爵」）、商晚期〈獸面紋尊〉（寄存名「獸面紋尊」）、西周中期〈回首夔紋簋〉（寄存名「鳥紋殷」）、漢〈銅鑲金銀洗〉（寄存名「鑲金銀洗」）在寄存本院期間，〈獸面紋爵〉和〈回首夔紋簋〉已獲本院前輩關注，曾分別於展覽或研究專著中刊布。⁷〈獸面紋尊〉和〈銅鑲金銀洗〉則為首次公布圖像和資料。

商早期 獸面紋爵

爵是最早出現的青銅酒器類型，主要特徵為長流口，流上近口沿處有兩小立柱，與流相對的另一側作尖尾，器腹多為圓身，一側設鑿（把手），下接三足。流行時代涵蓋商至西周早中期。此次正式入藏的〈獸面紋爵〉（圖1），器高 16.5 公分，流至尾 16 公分。形制為窄槽



圖 1 商早期 獸面紋爵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銅 000469



圖2 商早期 獸面紋爵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銅 000469



圖3 商早期 獸面紋爵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銅 000469

狀流，尖尾，扁圓形柱帽，平底，環形鑿，三尖錐足。通體僅見器腹飾單陽線獸面紋（圖2），餘皆光素。器外底可見清晰的範線，位置與三尖足相對應（圖3）。

目前所知最早的青銅爵，發現於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（西元前十八世紀至十六世紀），此處過去曾被認為是夏王朝都城的所在地。二里頭出土的青銅爵（圖4、5）基本形制為狹長的窄流，短柱，束腰和平底，器身未見紋飾。雖然夏王朝與二里頭文化的連結尚未明確，但是在二里頭發現的器物，對於認識青銅文明的進展，仍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。

進入商早期的鄭州二里崗文化（西元前十五世紀至十三世紀）所見青銅爵，流和尾較為縮短，器底仍維持平底，器腹出現裝飾紋樣，參考器可見本院所藏商早期〈弦紋爵〉（圖6）和〈獸面紋爵〉（圖7）。到了商代晚期，安陽殷墟文化（西元前十三世紀至十一世紀）出土



圖4 二里頭 爵 河南偃師二里頭出土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藏 取自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，《中國青銅器全集1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96，頁6。



圖5 二里頭 爵 河南省新鄭望京樓出土 河南省新鄭縣文物保管所藏 取自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，《中國青銅器全集1》，頁8。



圖6 商早期 弦紋爵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銅 000036



圖7 商早期 獸面紋爵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銅 000039



圖 8 商晚期 父癸爵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銅 002295



圖 9 商晚期 子爵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銅 000144

的青銅爵，器壁變厚，形制較大的轉變為流口變寬，腹作卵形底，立柱提高作菌狀帽或傘型帽，且多在鑒內鑄有銘文，例如本院藏商晚期〈父癸爵〉（圖 8）和〈子爵〉（圖 9）。

透過前述對於青銅爵發展序列的說明，對比本院此次入藏的〈獸面紋爵〉，其主要特徵為流口較為縮短，卻仍狹窄，器腹上段內收，與腹下段形成折棱。器壁較直，平底，以及使用陽線勾勒的獸面紋，獸眼隱藏於紋飾之中，較不突出，整體呈現偏向商早期的風格。器物年代約屬於二里崗文化，類似的比對器見於安陽小屯出土的〈獸面紋爵〉，⁸同屬平底形制，且器腹下方內縮，使得器壁分成兩個區段。這種類型的青銅爵目前所見稀少，不論出土品或者傳世器皆不多，是青銅爵發展中的關鍵作品。

商晚期 獸面紋尊

青銅尊的用途是裝盛大容量的酒，因此在器形設計上，特色為口沿外張，束頸，器腹寬鼓，高圈足。從形制觀察，尊可分成有肩和無肩兩種類型，有肩指的是尊體束頸與鼓腹之間的連接面，形成斜壁並向下轉折，因此這類型的尊又稱為「折肩」尊；無肩尊則是全器呈筒形體，頸、腹直接相連。

本院此次新增入藏的〈獸面紋尊〉（圖 10），屬於有肩的類型，器高 21.5 公分，口徑 23 公分。全器形制從視覺上可看作三段，分別為大敞口、束頸，廣斜肩與器腹下收，高圈足外侈。這種樣式的尊，流行時代為二里崗文化至商晚期。本院所藏的一件商早期〈獸面紋尊〉（圖 11），腹部較深，肩上設高浮雕牛首，腹身飾細密獸面



圖 10 商晚期 獸面紋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銅 000468



圖 11-1 商早期 獸面紋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銅 000872

紋，兩側夾夔紋，獸眼均以浮凸形式表現，圈足上有三個十字形鏤孔。

新增入藏的〈獸面紋尊〉承襲商早期的風格，僅稍有變化，腹略縮，圈足外侈。頸飾二周凸弦紋，斜肩面上作回首夔鳳紋，器肩與器腹交接處，等分裝飾三浮雕牛首，腹部紋飾由上而下，分別為小鳥紋及獸面紋，器物年代歸屬於商晚期。與此類似的參考器，如本院另藏的一件商晚期〈獸面紋尊〉（圖 12），除了形制相似，紋飾結構安排一致，且同樣在肩部的夔鳳紋以及上腹小鳥紋施填雷紋，中下腹的獸面紋無地紋，皆屬於商晚期有肩尊的典型樣式。

這類青銅尊用來盛酒、儲酒，考古材料提供了關於內容物的訊息。河南安陽大司空村東南一座墓葬，隨葬有同型的三段式尊（圖 13），



圖 11-2 商早期 獸面紋尊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銅 000872

出土時，尊口可見覆蓋大量的植物遺存，經鑑定為花瓣，考古學家認為這些花瓣長期浸泡於尊內酒液之中，因此能夠歷經三千年而未腐。⁹美酒配上花香，古老的滋味似乎迷人且講究。



圖 12-1 商晚期 獸面紋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銅 001762



圖 13 商晚期 獸面紋尊 安陽大司空村出土 取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、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，《殷墟新出土青銅器》，頁334。



圖 12-2 商晚期 獸面紋尊 局部拓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銅 001762



圖 14 西周中期 回首夔紋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銅 000470

西周中期 回首夔紋簋

此次的新增入藏銅器，除了酒器，還有盛食器之首「簋」。根據文獻記載，如《周禮·地官·舍人》：「凡祭祀共簋、簠，實之陳之。」鄭玄注：「方曰簠，圓曰簋。盛黍稷稻粱器。」¹⁰說明在祭祀活動當中，簋的用途是裝盛黍稷。又如《詩經·小雅·大東》：「有饌簋飧，有捄棘匕。」《毛傳》：「饌，滿簋貌」¹¹《正義》引《說文》：「飧，水澆飯也。」¹²描寫上古貴族飲食生活的富足，不僅使用酸棗木作成的湯勺，裝著湯飯的簋也是滿滿的。透過這兩則文字，可以知道簋的重要性，它既是禮儀器物，也是日常用具，並且在兩周時期的墓葬中，和鼎組合的數量，通常代表墓主人的身分和階級，因此簋的形制演變和裝飾紋樣，往往標誌著青銅器發展史的不同階段。

簋是盛食器中最早出現的類型，流行年代跨度大，從商早期至春秋早期，皆可見其蹤影，因此數量也最豐富。簋類器基本形制為鼓腹、圈

足，隨著時代和區域風格變化，主要的樣式差異表現在器耳和足部。此次本院新增入藏的〈回首夔紋簋〉（圖 14），器高 14 公分，口徑 21.5 公分。就器腹的樣態，可歸類為盂式簋，口沿外侈，深直腹，圈足底外張成座，腹外壁兩側設彎型向上之附耳，且高出器口。頸部飾兩兩一組相對的回首長尾鳳鳥紋，以雲雷紋襯底，共四組。鳥紋下飾一周凸弦紋。附耳作素面。就全器形制和紋樣判斷，器物年代為西周中期。

此種類型的盂形腹配上素面附耳，就目前所知，並不多見。這件〈回首夔紋簋〉在 1957 年即為外交部所有，而與之相似的出土參考品，至 1973 年，才見出土於陝西扶風劉家村的西周中期〈伯簋〉（圖 15），形制與〈回首夔紋簋〉相同，頸部飾變形夔龍紋，器內底鑄銘：「伯作旅毀（簋）」，又該器通高 15.1 公分，口徑 21.2 公分，尺寸亦與本器相當。¹³具體回應了此類型簋的流行年代，以及可能呈現的區域風格。



圖 15 西周中期 伯簋 陝西扶風劉家村出土 取自李伯謙主編，《中國出土青銅器全集 16·陝西·中冊》，頁 454。



圖 16 漢 銅鑒金銀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銅 000471



圖 17 漢 銅鑒金銀洗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銅 000471



圖 18 漢 銅鑒金銀洗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銅 00047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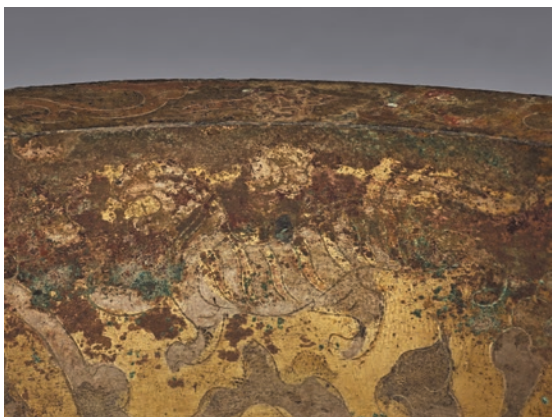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9 漢 銅鑒金銀洗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銅 000471



圖 20 漢 銅鑒金銀洗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銅 000471

漢 銅鑲金銀洗

漢代的銅器設計，一方面承繼商周銅器的裝飾技術，以及沿用部分紋樣母題；另一方面，在圖飾題材的內容和表現方法有了新穎的發展。本次捐贈入藏的漢代〈銅鑲金銀洗〉（圖 16），就器形來看，為平折沿，鼓腹，平底，底內縮下凹。腹外壁兩側設鋪首銜環。全器僅高 5 公分，口徑 15.5 公分，足徑 8.1 公分。以尺寸而言，顯得小巧。

此器通體鑲金，紋飾採用細線刻劃，再加以鑲銀。若細察器壁上的紋樣，能看見豐富的動物圖飾。器內底主紋以龍紋旋繞（圖 17），在結構安排方面，龍首在左，身軀向右旋繞，

軀體上除了足爪，還見翅膀。器內壁的立面圖層分為上下兩段，上層依序有飛躍的大卷角羊（圖 18）、帶尖喙且張開雙翼的似鶴鳥類、眼神凌厲且張口的老虎（圖 19）、回頭且走動中的小狗；下層為雙峰駱駝（圖 20）、小鳥、長鼻類動物（圖 21）、孔雀（圖 22）、有著鬚尾的狼犬類動物，動物之間以環繞的雲紋間隔。器外壁一圈分布有奔跑的鹿、具勾喙的奇異鳥類、跳躍的狗，同樣各自穿梭於雲紋之間。平折沿上，則有一作跳躍狀的兔子紋樣（圖 23）。最後，在器外底，雖然鏽蝕情況較為嚴重，卻仍然可見一開屏鳳鳥（圖 24），引頸張嘴似若鳴叫之狀，極富生命力，與器內底的龍紋互為映襯。



圖 21 漢 銅鑲金銀洗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銅 000471



圖 22 漢 銅鑲金銀洗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銅 000471



圖 23 漢 銅鑲金銀洗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銅 000471



圖 24 漢 銅鑲金銀洗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銅 000471



圖 25 漢 銅鑒金銀洗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銅 000471



圖 26 西漢 青銅錯金銀橫飾件 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出土 取自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首都博物館編，《五色炫曜——南昌漢代海昏侯國考古成果》，頁 102。

此器的動物紋樣多具寫實風格，除了器腹兩側銜環的浮雕獸首，表現的是來自商周的獸面紋母題（圖 25）以及內底的帶翼龍紋具神話性質，其餘各類的動物紋，皆掌握鮮明的個別特徵，使得二千年後的我們，也能夠稍加辨識，例如老虎身上的斑紋、兔子的長耳等。與此器動物紋樣類似的作品，如江西南昌海昏侯墓隨葬的青銅錯金銀橫飾件紋飾，頂部的孔雀張屏及軸面動物紋飾（圖 26），可與之對照參考。¹⁴ 其次，山西右玉縣大川村出土的兩件西漢銅鑒金樽（圖 27），器表浮雕之駱駝、兔、鹿等（圖 28），以及獸首銜環造型，皆與本器近似。¹⁵

本次入藏的漢代〈銅鑒金銀洗〉，雖然器表多處遭鏽層掩蓋，工匠施作的紋樣依然有效傳遞，可見其對刻劃動物紋的熟悉和掌握程度。然而，再進一步觀察，可發現此器在表現紋樣的細節上，顯得較為粗疏，例如羊紋、兔子紋的前肢僅以單線示意，並未完整勾勒，部分線條顯得輕率，推測主因是受限於刻劃工具的使用，特別是在線條的轉折之處，多出現斷續的刻劃現象。



圖 27 西漢 銅樽 山西右玉縣大川村出土 取自李伯謙主編，《中國出土青銅器全集 4·山西·下冊》，頁 479。



圖 28 西漢 銅樽 山西右玉縣大川村出土 取自李伯謙主編，《中國出土青銅器全集 4·山西·下冊》，頁 481。

曾有學者指出這類刻紋銅器，與主流的中原青銅器文化顯然有別，銅器上的紋樣是由針刻而成，製作者來自古越族。¹⁶然而，本器多數刻紋呈楔形切口，似乎更接近鑿鑿的工藝。據研究，漢代在嶺南地區，新興以堅硬且精細的金屬工具，在薄胎青銅器上鑿鑿動植物圖案或幾何紋飾，其中動物紋樣又以鳳、龍、鹿最為常見，並且經常同時出現於單一器物。¹⁷這件珍貴的銅鑲金銀洗可能即為此工藝脈絡下的產物。

結語

以上結合考古材料與傳世器，介紹外交部捐贈四件銅器的文物背景。就典藏角度，屬於二里崗文化的〈獸面紋爵〉，是青銅爵發展序列的重要關鍵，替本院為數不多的商早期青銅器壯大陣容；商晚期〈獸面紋尊〉以及西周中期〈回首夔紋簋〉，讓整體的青銅器收藏增添豐富性和多元性。而漢代〈銅鑲金銀洗〉不僅補足典藏缺環，也展現漢代銅器裝飾工藝研究的未竟之業。透過小文，希望得以讓這些文物初發歷史的微光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

註釋：

1. 據行政院民國六十八年八月三十一日台（68）教字 8745 號函，核准移請國立故宮博物院代為保管運用，以「寄存」方式暫時入藏。時任行政院院長孫運璿（1913-2006）；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蔣復璁（1898-1990）；外交部部長蔣彥士（1915-1998）。
2. 68 台博登字第 0511 號。
3. 章止戈案文物於 1957 年為外交部所有，相關背景可參考國史館檔案：「章止戈案內所接收古董之處理情形」（總統府），國史館典藏，數位典藏號：011-100400-0018。授權人：國史館《國家文化記憶庫》<https://tcmb.culture.tw/zh-tw/detail?indexCode=dmh&id=011-100400-0018>（檢索日期：2024 年 7 月 2 日）。
4. 在檔案中明確登錄的，領導人就職贈禮如阿根廷總統、智利共和國總統博萊義、墨西哥總統狄亞斯、菲律賓總統馬克仕。作為婚禮贈品，如比利時國王之弟婚禮、寮王孫女婚禮、希臘國王康斯坦丁婚禮、希臘大公主婚禮、日皇次子婚禮。未明言目的之贈送對象，如日本天皇暨首相、伊王、越南總統、利比亞國王、約旦國王胡笙。
5. 依本院當時呈報行政院備查的公文書函（68 台博登字第 0839 號），對於外交部寄存文物的來源說明，以及品名紀錄為「1. 章止戈案文物：53 獸面紋尊、56 鳥紋爵、167 鑲金銀洗、938 橄欖青油小壺（缺蓋）、976 白瓷蓮瓣小壺、1803 明萬曆青花百子圖大碗、1805 明萬曆青花八仙瓶。2. 非章止戈案文物：13-44 獸面紋爵、16-264 明嘉靖青花嬰戲圖大碗。」
6. 台博登字第 1130001423 號、外秘管字第 1130004661 號。
7. 張光遠，《金爵》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34 期（1986.1），頁 4-17；陳芳妹，《商周青銅酒器》（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1989），頁 63；陳芳妹，《商周青銅采盛器特展圖錄》（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1985），頁 276-277。
8. 李永迪編，《殷墟出土器物選粹：慶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八十周年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2009），頁 22。
9.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、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，《殷墟新出土青銅器》（昆明：雲南人民出版社，2008），頁 334-335。
- 10.（清）阮元校勘，《周禮》，收入《十三經注疏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89，阮元刻本），〈地官·舍人〉，頁 252。
- 11.（清）阮元校勘，《詩經》，收入《十三經注疏》，〈小雅·大東〉，頁 437。
- 12.（漢）許慎撰，（清）段玉裁注，《說文解字注》（臺北：頂淵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2003），卷 5 下，〈食部〉，頁 220。
13. 李伯謙主編，《中國出土青銅器全集 16·陝西·中冊》（北京：科學出版社，2018），頁 454。
14.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首都博物館編，《五色炫曜——南昌漢代海昏侯國考古成果》（南昌：江西人民出版社，2016），頁 102-103。
15. 李伯謙主編，《中國出土青銅器全集 4·山西·下冊》（北京：科學出版社，2018），頁 479-482。
16. 艾蘭，〈一組漢代針刻青銅器〉，收入李學勤編，《歐洲所藏中國青銅器遺珠》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95），頁 423-428。
17. 蔣廷瑜，《漢代鑿刻花紋銅器研究》，《考古學報》，2002 年 3 期，頁 277-302；吳小平，《漢代青銅容器的考古學研究》（長沙：岳麓書社，2005）。